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斯文库

# 请叫我先知

НАЗЫВАЙТЕ МЕНЯ ПРОРОКОМ

**АНДРЕЙ ВОРОНЦОВ**

[俄] 安德烈·沃龙佐夫 / 著

吴萍 宋胤男 / 译



群众出版社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本书属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НАЗЫВАЙТЕ МЕНЯ ПРОРОКОМ

# 请叫我先知

АНДРЕЙ ВОРОНЦОВ

[俄] 安德烈·沃龙佐夫 / 著

吴萍 宋胤男 / 译

群众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请叫我先知 / (俄罗斯) 安德烈·沃龙佐夫著; 吴萍, 宋胤男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 - 7 - 5014 - 5799 - 1

I. ①请… II. ①安… ②吴… ③宋…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2825 号

请叫我先知

[俄] 安德烈·沃龙佐夫 著

吴萍 宋胤男 译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盛辉印刷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

印 张: 7.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93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799 - 1

定 价: 35.00 元

---

网 址: [www.qzcb.com](http://www.qzcb.com)

电子邮箱: [qzcb@sohu.com](mailto:qzcb@sohu.com)

---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本书属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7

## 第一章

### 1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荒无人烟的街道更糟糕了。这仿佛是从我们的肉体中流失的生命。你沿着城市那“僵死的躯体”漫步，沿着血管似的街道走着。街道上空寂无人，有的只是信号灯和狗。你也能偶遇行人，但他们煞像幽灵。在死气沉沉的灯光的照射下，他们仿佛刚刚走出太平间。你们好，僵尸！我们的时间来临了！

深夜的城市，是褪去白天衣裳的城市。夜深人静时，你会明白，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个骗局：只有白天的奔波忙碌、公务缠身、热爱生活、煲电话粥。这是丘拜斯<sup>①</sup>分子们杜撰出来的一场戏剧。所有人都知道，等待我们的将是死亡。你刚刚砰的一声关上身后那扇一百公斤重的大铁门，便立刻失去了从视频广告中汲取的能量。回到家里，你对着镜子审视着自己，看到的是一张死人般的面孔。在一个战胜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每一个“崭新的一天”都会在你的脸上残忍地刻下不可磨灭

---

<sup>①</sup> 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董事长，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

的印迹，就像道林·格雷的画像<sup>①</sup>一样。你不相信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信仰。你的民族属性是无法确定的。你讲俄语，但是这种俄语仅仅是电子词典的词汇堆砌。你长着一副斯拉夫人的面孔，但是眼里却映出了非斯拉夫人的迷茫。你知道自己是一具活尸，但却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他们把在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里所表现出来的勤劳叫作“生活”，而面对这种勤劳，就连扎米亚京和奥威尔<sup>②</sup>的想象力都无从发挥。有时，你也会自嘲一下，说自己无非是办公室里的一只蜉蝣。不要再抱什么希望了——蜉蝣还活着，而你却已经死了。你是被生活毒化的河流里的一条死鱼。

我漫步在城市里，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红绿灯。深夜里，一切都带有讽刺意味，甚至包括闪烁的红绿灯。空旷的街道上，一辆车都没有，但我还是把车停在了信号灯前，等着电子计时器读秒，直到可以穿过斑马线。一切都是骗局，并且是那么明显，但却没有人忍心揭穿这种骗局。瞧，我没有等到电子计时器清零就走过了斑马线。“这是什么？是自由吗？”我朝身边轰隆作响、飞驰而过的黑色别克轿车无声地呐喊着。你在无人的街道上奔跑，与我无意识地等信号灯毫无差别。几个小时之前，你和其他人一样，走出臭气熏天的办公室，脱下被汗水浸透的西服上衣，套上黑色皮大衣，戴上瓦罐般的头盔，发动自己那辆丑陋的摩托车，想用马达的轰鸣声掩盖一天的庸庸碌碌。山中无老虎，猴子称

2

---

① 出自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天生漂亮异常的道林·格雷因见了画家霍华德给他画的和真人一样大的肖像而发现了自己惊人的美貌，又听信了亨利爵士的吹嘘，开始为自己的韶华易逝感到痛苦。他希望那幅肖像能代替自己承担岁月和心灵的重负，而让自己永远保持青春貌美。后来，他的这个不切实际的愿望竟然莫名其妙地实现了。于是，他开始作恶了。最后，这幅肖像画成了他作恶的证据——他因肖像而生，也因肖像而死。

② 英国左翼作家。

霸王！

黑魆魆的房子里亮起了灯光，但我并不相信这些亮光。我不相信每一扇窗户里面都有家庭的温暖与舒适。那里就像城市的白天一样，有的只是对生活的模仿。你们吃晚饭、喝茶、看电视、上床睡觉，并且没有忘记戴上避孕套。你们简直可以被称作“避孕套中人”。我渴望遇见一个人，但我就连稀疏的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因为这些都躲起来了。

\* \* \*

无论如何，叶尼谢耶夫都试图看清楚坐在对面的妓女们的眼睛，但是她们那浓密的睫毛和眼影，使他什么都看不清。

“或许，他们认为您是一个躁狂症患者。”其中一个姑娘说。

旁边还有一个姑娘，留着孩子似的刘海儿挡住了眼睛。她的眉毛上挂着许多眉环，当她翘起眉毛扑哧一笑时，小眉环便叮当作响。可能是由于恐惧，她用一只手捂住了嘴巴。“唉，大概这个姑娘也认为我是个躁狂症患者。”叶尼谢耶夫想。不过，他对这种称呼还没习惯。

夜晚，他们坐在咖啡馆里。这里除了叶尼谢耶夫、妓女、领班、服务生和一个穿着足球衫（上面印有切·格瓦拉和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头像）的人，就没有其他人了。这个穿足球衫的人已经醉了，大概已经连续喝了一两年酒了，所以对叶尼谢耶夫的话毫不在意。他一直盯着旁边隔板架的某个地方，好像那里藏着他的魂。邻桌的姑娘们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直到其中的一个胸脯平平、小腿粗壮的姑娘打断了叶尼谢耶夫的话。服务生在打瞌睡，领班在看电视里的足球比赛。叶尼谢耶夫已经不记得走进咖啡馆时，自己是否已经停止了内心独白，也许正相反——他进来时才开始内心独白。这里没有他在进行内心独白时经常想到的那

些“办公室的蜉蝣”，但这并没有使叶尼谢耶夫发窘，因为只有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即兴作品才能立刻传到听众的耳朵里。而你，如果你想举妓女的例子，那么你无论想出什么招数，都永远不会找到这些妓女当听众，而关于办公室里僵尸的故事，也不会引起这些妓女的注意。

“眉环女孩”也不例外，同样觉得叶尼谢耶夫是个躁狂症患者，但她却对女友说：

“扎娅，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他可是个知识分子！”

叶尼谢耶夫在心里暗笑了一下，掏出香烟，抽了起来。知识分子——一生的标签！难道说有哪个著名的先知或是传教士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吗？

“这个‘知识分子’的称号还是给你们吧！”他对“刘海儿女孩”说道，“怎么，你们经常遇到知识分子？”

“平胸女孩”抢先回答说：“当然不是了。他们是穷光蛋，只想白睡女孩。他们像您一样，喜欢高谈阔论，玩做爱的游戏，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您想什么呢！难道我是故意让您喜欢我吗？”

“不好说。您大概是无处可去了，像这位一样。”她朝穿足球衫的人点了点头。

4 马尔梅拉多夫！永生永世的马尔梅拉多夫！有没有切·格瓦拉无所谓！您看到了没有？他们无处可去！况且，他们哪儿都不想去。她说我是躁狂症患者，把我给搞糊涂了。幽默——这是真理的敌人。幽默能扼杀任何一种启示。布道应该无懈可击才行，不能就这么让一句俏皮话给毁了。

“嗯，关于僵尸，您有什么要说的呢？”他沉默了一会儿，开口问道。

“我还记得‘避孕套中人’的说法。”妓女说，“您怎么样，想过夜……”



练习一下吗？”

“好像是。”

“为什么？”

叶尼谢耶夫摆了摆手。为什么？她们好像知道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怎么，她们有生活的目标？比方说，成为职业妓女？那她们到这儿干吗来了？

“他就是个躁狂症患者。”穿足球衫的人突然说道，照旧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死神”。

“刘海儿女孩”的眼中又闪现出了一丝恐惧。叶尼谢耶夫向她使了个眼色，然后走到吧台前，点了二两伏特加酒和一杯番茄汁：“什么是先知呢？他们总是陷入这种境况，说什么‘没有任何百姓可以让他们来布道’。可是，当他们到达一座城市时，百姓们成群结队地向他们跑来了吗？根本不是这样。他们会自己走到人群聚集的地方，比如集市、酒馆。那里和这里一样，有许多喜欢搬弄是非的荡妇和打手。在上百个听众里面，哪怕有一个人心领神会都是好的。当然，他们还会去教堂和犹太教会堂。然而，那里的听众未必会对那些抨击他们罪孽的外来人表现出友善。诗人是怎么认为的呢？他说：‘我受到了亲友们猛烈的责难。’”

“而且，躁狂症患者是很危险的。”穿足球衫的人再次开口说道。

“在您看来，印在您球衣上的切·格瓦拉是什么人呢？”叶尼谢耶夫转过头来问道。

“一个危险的……躁狂症患者。”他以酒鬼的方式回答说，仍旧没有转移自己的视线。由于反应迟缓，大家没有立刻反应过来他指的是谁——不知是穿足球衫的人还是叶尼谢耶夫。

“您也是躁狂症患者吗？”

穿足球衫的人沉默了，大概是在思考问题。

“他不是个可怕的人。”平胸妓女替他回答说。

门铃响了一下，两个警察走进了咖啡馆。

“哦，是异教徒。”其中的一个警察认出了叶尼谢耶夫。

“跟您讲过多少次了，”那个被指的人懊恼地回应说，“我不是异教徒，并且不属于任何教派——既不属于极权派，也不属于非极权派。”

“那你激动什么？既然不是异教徒……那就好。”

“不要叫我异教徒。您是执法者，应该使用准确的词语来表述。”

“那么，应该怎样称呼你呢？”

“他是个躁狂症患者。”“平胸女孩”笑嘻嘻地说。

不知为什么，警察并不喜欢她插嘴：“谁让你说话了？你没看见别人在谈话吗？喂，请出示一下你的职业资格证！”

“马上！都跑光了！你去找祖丽菲亚·伊兹梅尔罗夫娜要吧，她会付给你钱的。”

“什么？难道你是想歇业了吗？”

“切·格瓦拉可不是躁狂症患者，”从角落里传来了酒鬼的嘟囔声，“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请叫我先知吧！”叶尼谢耶夫说。

以前，当伊利亚·叶尼谢耶夫还是个小男孩儿时，在一个阳光普照的冬日里，他在幼儿园的院子里围着小木屋跑来跑去——不知是在躲着什么人，还是在追赶着什么人。从院子里传来了孩子们响亮的喊叫声，小雪橇唰唰作响。头顶上的太阳在旋转，眼前闪现出了用圆木搭建的小木屋，脚下的白雪被他踏出了吱吱的响声。不知是因为醉人的白雪散发出了芳香，还是皑皑的白雪折射出了耀眼的光芒，抑或是眼前单调的圆

木引起了眩晕，叶尼谢耶夫突然停下了脚步，毫不在意飘落在胸前和背后的雪花，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太阳、雪、房子、小鸟儿……”

说出这几个词语之后，他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他的舌头、嘴唇和呼吸以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方式发出的不仅是声音，而且是非常准确的某种名称。气流与舌头相互碰撞，打开了上颌，通过两片冰冷的嘴唇发出了一个音、两个音、三个音，将它们连起来就成了“人”。如果叶尼谢耶夫想说话，那么他现在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说“我站着，我在说话”。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不仅可以把太阳叫作“太阳”、把雪花称为“雪花”，而且可以想象出太阳和雪花的样子，从而立刻说出“我在思考它们”。头脑中出现的无声的想法，能够立刻通过气流和唇齿的运动发出声响。其实，他也不知道思想是怎样转化成恰当的声音的。当他能够思考并且知道自己在思考时，就会说出“我在思考”。那么，为什么这句话在脑海中是以“我在思考”的形式出现的，而不是以其他的表现形式出现的呢？其实，如果不知道这个词，也就不知道自己在思考什么了。

叶尼谢耶夫忽然明白了，他不仅可以说出自己所想的东西，而且可以想到他所说的东西——这是他的第二个发现。然而，他是用词语在思考，但并不能肯定，如果没有词语，还能不能思考了。他看见了天空，便能想到“这是天空”，并且说出“天空”这个词。然而，这个词语就像天空本身一样，是先于思维和声音存在的。在思考天空和说出“天空”时，他便和自己所见到的、在他出生之前人们就将其称为“天空”的事物打起了交道。他并不是借助气流、舌头和嘴唇来让发音构成词语的，而是让用眼睛看到的天空以词语的形式进入脑海，形成想法并借助舌头、气流和嘴唇发出声音。词语让他——伊利亚·叶尼谢耶夫与这个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名称：太阳、天空、白雪、树木、房子、飞鸟、人。不妨想象一下：说“太阳”时，你便看到了太阳；说“天空”时，你便看到了天空……

他首先将世界分成了“自己的世界”和“别人的世界”。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姑姑，然后是邻居，更疏远的是“别人的世界”。自家院子里的猫猫狗狗都是“自己人”，而别人家院子里的猫猫狗狗则都是别人的。叶尼谢耶夫的世界是呈圆形分散开来的，就像掷到水里的石头荡起的波纹——有最近的圈，也有较远的圈。此刻，他的感受即是围着小木屋奔跑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感觉。围绕在他周围的是天空、太阳、飞鸟、树木、闪亮的雪堆、孩子、房屋……叶尼谢耶夫站在世界的中心。他周围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圆圈了，而是向他拥来、赋予每个词语以生命的世界。只要他说出“太阳”、“云朵”、“飞机”、“天空”、“飞鸟”、“房子”、“白桦树”、“雪堆”、“孩子”、“我”，那么距离就不是问题了——他能够轻松地“战胜”距离。世界就像紧握在他手中的一条小链子，不知链子的另一端在何处，而词语则是链子上的一个个小节。

叶尼谢耶夫吸了一口气，仿佛周遭的世界和散发着西瓜味的寒冷空气一同被他吸进了肺里，就像他用双唇将杯中甘甜的果酱吸进嘴里一样。在心脏跳动间歇的瞬间，他与世界融为了一体，感觉世界是自己躯体的延续——只要他叶尼谢耶夫动一动手指，世界便会在他视力可及的远方向他发出回应。世界就像一台无比巨大、一刻也不停歇的机器一样，发出了低沉的轰鸣声。叶尼谢耶夫所感知的一切即是金灿灿的阳光、飞机的轰鸣声、麻雀的细语、孩童的尖叫声、冰雪覆盖的枝条、雪堆上泛起的钻石般的银光、踏雪的吱吱声、西瓜的芳香、雪橇碰撞的叮当声、街上传来的汽笛声、手心上小雪花融化成的小水珠……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存在着一种神秘莫测的、无时无刻不在震慑世界的的神奇力量。他无法看到自己的心脏在怎样地跳动，但却能听到心脏在跳动。那个无形世界的心脏在跳动——他无法分辨是自己的心脏在跳动，还是整个世界共有的心脏在跳动。但是，毫无疑问，这两个心脏——叶尼谢耶

夫和世界的核心——是密不可分和协调一致的。

突然，好像是为了响应这一想法，他的心脏跳动得比平时剧烈了许多，而他却没有听到与之相应的“世界核心”的跳动。叶尼谢耶夫和世界的联系突然中断了，他顿感苦闷至极——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他周围的世界仍然和从前一样，只是里面有些东西被破坏了。在略带甜味的寒冷空气中，突然散发出了钢铁、汽油和硝烟的味道，这是11月7日战场上坦克的味道。不知从哪儿产生了一个可怕的词语“战争”，随之而来的是不可动摇的信念：战争爆发了。

“战争爆发了！”他对朝他走来的幼儿园老师轻声说道。

“不，宝贝儿，战争结束了。”她开心地反驳道，“快归队！午饭和午休的时间到了！”

“战争开始了！”

“什么战争啊？上帝保佑！”她高声说，“你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吗？你知道我们在童年时，战争期间是怎样挨饿的吗？不，党和政府绝不允许发生战争！”

可是，莫名地相信会爆发战争的想法一直萦绕在叶尼谢耶夫的脑际。所以，他回到家之后，又对爸爸说起了战争这件事。

“别胡说！”父亲不耐烦地说，“和谁打仗？你知道我们有多少核武器吗？就连美国都惧怕我们三分！美国马上就要举办冬季奥运会了，然后就该轮到咱们举办夏季奥运会啦！奥运会期间是不会打仗的！”

然而，到了晚上九点钟，当叶尼谢耶夫被打发去睡觉时，电视里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提到，根据阿富汗新任领导人的请求，我方已向阿富汗派出了一定数量的武装部队。

其实，叶尼谢耶夫在自己的房间里并没有听到新闻报道。就算是听到了，他也未必会明白，因为在这次报道中根本就没提“战争”二字。夫妻俩面面相觑，然后同时向儿子的房门瞥了一眼。

“也许是在幼儿园的广播里听到的。”父亲打破了沉寂，“况且，这算是战争吗？已经讲了，是应阿富汗领导人的请求……是去帮助他们的军队。我们也向捷克斯洛伐克出过兵，但是并没有发生战争。”

\* \* \*

从文尼察来的舅舅斯坦尼斯拉夫和维克多来家里作客时，叶尼谢耶夫在读五年级。他们把一大袋子胡桃和两个密封的铁桶拖到了走廊里——后来才知道，里面盛的是纯酒精。他们把小袋包装的胡桃和用漏斗从铁桶里倒出来的几瓶酒当礼物送给了叶尼谢耶夫家，剩下的都拿到集市上卖了。

对于这些，年少的叶尼谢耶夫感到很诧异。在他的印象中，大舅斯坦尼斯拉夫是身穿庄重的蓝色制服、佩戴“小铁锤”肩章的铁路工人，而小舅维克多则曾经是身着纽扣闪亮的海军制服在莫斯科郊区服兵役的海军士兵。后来，小舅退役了，来到了他们这儿。他们都曾经是苏联人：一个是驾驶大型机车的长途列车司机；另一个是祖国的保卫者——苏联军队的士兵。可是现在，他们酒气熏天，裹着羊皮袄，戴着乌克兰礼帽，拖着这些袋子和罐子，像电影《Y行动和舒里克的其他奇遇》里臭名昭著的尼古林、维钦和玛尔古诺夫一样。

叶尼谢耶夫的审美感受和伦理观念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很明显，舅舅们身上散发着令人鄙视的“投机倒把”的气息。简直无法想象，舅舅们站在市场的柜台里，身后是成堆的胡桃和装满酒的大桶——实在是令他作呕。让叶尼谢耶夫感到惊奇的是，父母对待来自文尼察的舅舅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清楚地知道，父母并不喜欢在市场上做生意的人，并且时不时地还要骂上几句，因为他们认为那些生意人贪婪、不诚实。可是，为什么现如今他们对斯

坦尼斯拉夫和维克多的一身商人打扮（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并不感到惊奇呢？

那时，叶尼谢耶夫心里根本藏不住事儿。他不假思索地问舅舅：

“您算什么？是投机倒把分子吗？”

斯坦尼斯拉夫和维克多对视了一下——他们并不喜欢这个问题。如果是别的小屁孩儿问这样的话，他们只需弹一下他的脑门儿，事情就了结了。可是，问这话的是他们的外甥——一个不平凡的孩子，甚至预言过阿富汗战争。

“你知道什么叫投机倒把吗？”稍微停顿了一下，斯坦尼斯拉夫开口问道。

叶尼谢耶夫是个富有好奇心的、博览群书的小男孩儿。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投机倒把就是指那些靠食品短缺发财的人。”

小舅维克多把脸转过去，而从大舅斯坦尼斯拉夫的脸色来看，这个提问显然令他感到十分厌烦。

“你瞧，发了一份横财！”他大声说道，“我们怎么可能一夜暴富呢？你知道我们那个地方有多少胡桃吗？道路两旁长满了胡桃树，并且是无主的！就让它们白白地烂掉吗？可是，你们这儿却没有胡桃——国家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把这些东西运过来。你到商店里看一看，找一找胡桃！胡桃对健康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帮助国家把它们运到这里来，有什么错吗？”关于酒的事，斯坦尼斯拉夫明智地只字未提。

“可是，你们拿这些东西卖钱了呀！”

“那又怎么样？我也是花钱批发来的，而且要把货物运到这里！你认为做这些事情没有成本吗？”说到这儿，斯坦尼斯拉夫·瓦西里耶维奇又耍了个滑头——他是用公款来这儿的，并且没有为行李付任何费用。但是，他低估了小叶尼谢耶夫。

“书上说，在我们国家，”他直视着斯坦尼斯拉夫·瓦西里耶维奇的眼睛，响亮地作出了声明，“人们需要多少食品，就生产多少食品，不多不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所以我们国家并不需要栽培多余的胡桃树。那些生长在道路两旁的胡桃树并不是无主的，它们是老百姓的，是有用途的。也许，应该把这些胡桃运到我们的商店里去。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因为这些胡桃被一些人给摘走了，卖给了你们，而你们却把它们运到市场上去卖钱了。”

“我说的是道路两旁的胡桃！”斯坦尼斯拉夫·瓦西里耶维奇突然醒悟了，“这些胡桃树是长在花园里的！长在花园里的就是私有财产！苏维埃国家允许在市场上出售自家菜园里的产品！”

“那酒精也是菜园里出产的吗？”

“关于酒精，你知道什么？酒……”舅舅突然中断了谈话，没有就这一敏感的话题进一步发挥。他的脸憋得通红，像头公牛。他瞪着眼睛看着外甥，突然说道：“怎么，你断定我们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叶尼谢耶夫没有避开他的眼神。

“是的，你们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他低声回答道，又突然补充说：“因为，你们会扼杀苏维埃政权，也会扼杀你们自己。”

一秒钟之前，他并没有预想到自己会说出如此刻薄的话，并且根本就没有想要预言什么——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舅舅们并没有试图让这个放肆无礼的外甥变得安分守己。不知为什么，他们移开了目光，脸上露出了一种不愉快的表情。维克多先缓过神儿来：

“那排队呢？怎么解释？”

“什么排队？”

“如果有一个人很有钱，为了避免排队而打算多付一些钱呢？比方说，他没有时间……难道说应该给他这种特权吗？”



“对！”斯坦尼斯拉夫兴奋地支持着自己的兄弟，“要排队！我们的领导者说过，排队现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可是，你已经看到了，这种现象是不会一下子消失的。所以说，要不要我们干点儿什么呢？”

“不，不需要。如果领导者说将来不需要排队了的话，那么就是他没有讲真话。”

斯坦尼斯拉夫·瓦西里耶维奇好像是被噎住了。他没有想好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在内心深处完全同意外甥的说法。

“怎么会没讲真话呢？有关社会主义的话可是你自己说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物价低廉，所以永远都会排大队。但是，国家会考虑民众的需求。比方说，人均每年需要两双皮鞋，但是也会有人去买第三双或者第四双皮鞋。有人会买十双皮鞋，然后拿到别的地方去卖，就像您卖胡桃一样。这样一来，有些地方就会出现皮鞋紧缺的现象，人们便会排起长队去买皮鞋。”

“那共产主义社会还需要排队吗？”维克多好奇地问。

“当然啦！如果商品需要花钱来买，那么就得排队。如果商品免费发放的话，就更需要排队了。有什么办法呢？地球上的人越来越多，不可能不排队就一下子把所有东西都发放完毕。”

叶尼谢耶夫已经不记得那次交谈是怎样结束的了（好像是父母走进了房间），当然也不知道两个舅舅到底是不是破坏苏联政权的人。但是，他知道，几年以后，小舅维克多成了酒鬼，当起了运送“浆果罐头”的列车押运员。苏联解体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斯坦尼斯拉夫在“不太平”的乌克兰退了休（乌克兰政府每月给他发放的退休金是五十四个格里夫纳<sup>①</sup>），没有体力再去做买卖了，最后死于癌症。不知道是不是叶

<sup>①</sup> 乌克兰的货币单位。